

呂
語
集
粹



11940

呂
語
集
粹

尹會一輯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呂語集粹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呂語集粹序

呂新吾先生著述甚富。皆心得之學。明體達用之書也。而呻吟語爲最。余反復玩味。見其推勘人情物理。研辨內外公私。痛切之至。令人當下猛省。奚啻砭骨之神針。苦口之良劑。顧先生自謂呻吟病聲也。病語狂。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。然則先生平日之語。自刪已多。蓋惟其精。不惟其富矣。今夫藥之爲物也。砭砭芒砭。皆有攻毒破壅之力。然難於參苓著朮之間。用以養生。而擇之不精。遽爲嘗試。鮮或不誤。讀呻吟語而集其粹。謂是對症之藥。殊不在多。亦猶先生之意也。嗟夫。余之善病亦久矣。病而弗覺。覺而復病者亦屢矣。讀先生之語。能無汗下乎。自今以往。倘鑒於折肱良醫。時時自藥也。因與監司黃君約取成編。用付剞劂。世有同病者。倘亦樂聞先生之病聲焉。其於修身治人之道。蓋庶幾矣。

乾隆三年秋七月博陵後學尹會一題於大梁使院

呂語集粹卷一

道體

清 博陵尹會一輯

輕清之氣爲霜露，濃濁之氣爲雲雨。春雨少者，薰蒸之氣未濃也；春多雨則洩夏之氣，而夏雨必少；夏多雨者，薰蒸之氣有餘也；夏少雨則積氣之餘，而秋雨必多。此謂氣之常耳。至於有霖潦之年，必有亢陽之年，則數年總計也。蜀中之漏大，四時多雨；雲中之高地，四時多旱。吳下之水鄉，黃梅之雨爲多，則四方互計也。總之一箇陰陽，一般分數，先有餘則後不足，此有餘則彼不足，均則各足，是謂太和。太和之歲，九有皆豐。

此以陰陽氣化而言。若論人事，則修德誠民，感召天和。又實在君臣，不可委於有餘不足之數也。

陽道生，陰道養，故向陽者先發，向陰者後枯。

一陰生而宇宙入靜，至十月閉塞而成寒；一陽生而宇宙入動，至五月薰蒸而成暑。或曰：五月陰生矣，而六月大暑；十一月陽生矣，而十二月大寒。何也？曰：陽不極則不能生陰，陰不極則不能生陽。勢窮則反也。微陰激陽，則陽不受激而愈熾；微陽激陰，則陰不受激而愈溢。氣逼則甚也。至七月正月，則陰陽相戰，客不勝主，衰不勝旺。過去者不勝方來，故七月大火西流，而金漸生水；正月析木用事，而木漸生火。蓋陰陽

之氣續接。非直接。直接則絕。父母死而子始生。有是理乎。漸至非驟至。驟至則激。五穀種而能即熟。有是理乎。二氣萬古長存。萬物四時咸遂。皆續與漸爲之也。惟續故不已。惟漸故無述。

冬者。萬物之夜。所以待勞倦。養精神者也。春生夏長。秋成而不培。養之以冬。則萬物之滅久矣。是知大冬嚴寒。所以仁萬物也。愈嚴凝則愈收斂。愈收斂則愈精神。愈精神則發生之氣愈條暢。辟之人須要安歇。今夜能熟睡。則明日必精神。故曰。冬者。萬物之所以歸命也。

冬者。一年之夜。夜者。一日之冬。推之無時。無物不如此。皆靜象也。聖人主靜以立人極。則靜固靜。動亦靜。惟其能息。是以不息也。白涵養用敬之說出。則主靜之學。更見把柄。自強不息。無非保合之時矣。

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。種種是道。此心纔覺暢然。

中之一字。雖天地萬物。一時離他不得。天地失中。陰陽舛錯。萬物失中。形氣損傷。差毫釐。便有毫釐微驗。是以聖人執中。以爲天地萬物極。除卻一中字。世間更無道理。

堯舜周孔之道。只是傍人情。依物理。拈出箇天然自有之中。行將去。不驚人。不苦人。所以難及。後來人勝他不得。卻尋出甚高難行之事。元冥隱僻之言。怪異新奇。偏曲幻妄。以求勝。不知聖人妙處。只是箇庸常。看六經四書。語言何等平易。不害其爲聖人之筆。亦未嘗有不明不備之道。嗟夫。賢智者過之。佛老楊墨。莊列申韓。是已。彼其意見。才是聖人中萬分之一。而漫衍闊肆。以至偏重而賊道。後學無識。遂至棄菽粟而餐玉屑。厭布帛而慕鶴氅。無補饑寒。反生奇病。悲夫。中是千古道脈宗。敬是聖學一字訣。

或問中之道。堯舜傳心。必有至元至妙之理。余歎曰。只就我兩人眼前說。這飲酒不爲限量。不至過醉。這就是飲食之中。這說話不緘默。不狂誕。這就是說話之中。這作揖跪拜。不煩不疏。不疾不徐。這就是作揖跪拜之中。推之萬事皆然。又到那安行處。便是十全底堯舜。

呻吟語微言全在此等處。可以破除後人好高踴等念頭。而功夫得所持循矣。

今古紛紛辯口。聚訟盈庭。積書充棟。皆起於世教不明。而聰明才辯者。各執意見以求勝。故爭輕重者。至衡而息。爭短長者。至度而息。爭多寡者。至量而息。爭是非者。至聖人而息。中道者。聖人之權衡度量也。天德只是箇無我。王道只是箇愛人。

一門人向子數四窮問無極太極。及理氣同異。性命精粗。性善是否。子曰。此等語。予亦能勦先儒之成說。及一己之謬見。以相發明。然非汝今日急務。假若了悟性命。洞達天人。也只於性理書上添了某氏曰一段言語。後世窮理之人。信彼駁此。服此闢彼。百世後汗牛充棟。都是這椿說話。不知於國家之存亡。萬姓之生死。身心之邪正。見在能濟否。我只有箇粗法子。汝只把存心制行。處事接物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大本小節。都事事心下信得過了。再講這話不遲。曰。理氣性命。終不可談耶。曰。這便是理氣性命顯設處。除了撇數沒總數。

此卽中庸道不遠人。素位而行兩章之言。迨至自邇而遠。自卑而高。而鬼神之爲德。始可得言矣。

近世之論。無著書者。卽不得爲理學。以其於性命無所發明也。不知顏閔輩有何著作。而見稱於孔子。首列於四科耶。正學不明。穿鑿好異。欲求精。適形其粗。終其身。在道外耳。讀此語。可以息噪。可以入門。

問學

學問之功。聖人亦不敢廢。不從學問中來。任從有掀天揭地事業。都是氣質作用。氣象豈不炫赫可觀。一入聖賢秤尺。坐定不妥貼。學問之要如何。隨事用中而已。

能辨真假。是一種大學問。萬古惟有真之一字。磨滅不了。蓋藏不了。此鬼神之所把握。風雲之所呵護。天地無此。不能發育。聖人無此。不能參贊。朽腐得此。可爲神奇。道也者。道此也。學也者。學此也。

天地萬物。只是一箇漸。故能悠。故能久。所以成物。悠者漸之象也。久者漸之積也。天地萬物不能頓也。而況於人乎。故悟能頓。成不能頓。

悟能頓。成不能頓。如登山登塔然。其頂一望可見。但須步步上前。方可到頂。所謂知易而行難也。

理以心得爲精。故當沈潛。不然耳邊口頭也。事以典故爲據。故當博治。不然臆說杜撰也。

高宗恭默思道。說曰。學于古訓。乃有獲。高宗知以心得爲精。傳說又告以典故爲據。其即夫子學而不思則罔。思而不學則殆之旨與。

世間事無巨細。都有古人留下得法程。纔行一事。便思古人處這般事如何。纔處一人。便思古人處這般人如何。至於起居言動語默。無不如此。久則與古人稽而動與道合矣。其要只在存心。其工夫又在誦詩讀書時。便想曰。此可以爲我某事之法。可以藥我某事之病。如此則臨事時觸之卽應。不待思索矣。古之君子。病其無能也。學之。今之君子。恥其無能也。諱之。道理書盡讀。事務書多讀。文章書少讀。閑雜書休讀。邪妄書焚之可也。

學問二字。原自外面得來。蓋學問之理。雖全於吾心。而學問之事。則皆古今名物。人人而學。事事而問。攢零合整。融化貫串。然後此心與道方浹洽暢快。若怠於考古。恥於問人。聰明只自己出。不知怎麼叫做學者。

古人言學問者多矣。莫詳於康誥敷言。欲其敏達文考矣。又欲其邇求殷先哲王。欲其遠思商之成矣。又欲其別求聞由古先哲王。而終之以宏於天德。裕乃身。攢零合整。宏於天也。浹洽暢快。裕乃身也。

聖賢千言萬語。經史千帙萬卷。都是教人學好。禁人爲非。若以先哲爲依歸。前言爲律令。即一二語受用不盡。若依舊作世俗人。或更汙下。即將蒼頡以來書讀盡。也只是箇沒學問的人。

學以學爲人也。問以問所學也。今人若於初上學時。便將此二字解得。真不患書自害我。而我可望其成人矣。

屋漏之地。可服鬼神。室家之中。不厭妻子。然後謂之真學真養。勉強於大庭廣衆之中。幸一時一事不露本象。遂稱之曰賢人君子。恐未必然。

賢做工夫人。再休向人講。與世俗人講則掩口而嗤。與異端人講則矢口而辯。惟與志同道合之人。爲藏修默成之學。此是真功夫實學問。若好學者就問。慕道者相依。則不妨千言萬語與之講說也。

先生休向人講之說。極得古人閑修之旨。然有三種人不在此限內。曰君。曰父。曰師。此三者居高明之位。上帝與我以覺世牖民之權。所當千言萬語與之講說者也。推而言之。公孤以至一命。佐君者也。叔伯長兄。佐父者也。朋友而居前輩。佐師者也。其道亦然。

把意念沈潛得下。何理不可得。把志氣奮發得起。何事不可做。今之學者。將箇浮躁心觀理。將箇委靡心臨事。只模糊過了一生。

明體全爲適用。明也者，明其所適也。不能適用，何貴明體？然未有明體而不適用者。樹有根，自然千枝萬葉，水有泉，自然千流萬派，是故日用動靜是小體用，幼學壯行是大體用。有種講學人，不能施於有政，始知所明不是適用之體。

明體如鑒鏡，適用如照鏡。明體如刻圖章，適用如印圖章。中府發而皆中節，這箇節都藏在未發內，是中字的影子。

圓融者無詭隨之態，精細者無苛察之心，沈默者無陰險之術，光明者無淺露之病，勁直者無徑情之偏，執持者無拘泥之迹，此是全才有所長而矯其長之失，此是善學。

皋陶以九德觀人，后夔以四德教士，皆因其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。漢書中如聰明疏通者，戒於太察，寡聞少見者，戒於壅蔽，勇猛剛強者，戒於太暴，仁慈溫良者，戒於無斷，滿靜安舒者，戒於後時，廣心浩大者，戒於遠忘，數語亦精粹無疵，學者合而觀之，俱爲崇德之助。

人生氣質都有箇好處，都有箇不好處，學問之道無他，只是培養那自家好處，揀正那自家不好處便了。
義理之性，無有不善，氣質之性，不能無偏，學問之道無他，變化氣質而已矣。變化之道，先立其大，則道心爲主，而百體從令，仍不外孟子求放心之旨也。

師無往而不在也。鄉國天下古人師善人也。三人行則師惡人矣。子師不止此也。鶴之父子，蟻之君臣，鴛鴦之夫婦，果然之朋友，烏之孝，鷦之仁，雉之耿介，鳩之守拙，則觀禽獸而得吾師矣。松柏之孤直，蘭芷之清芳，蘋藻之潔，桐之高秀，蓮之緇泥不染，菊之晚節愈芳，梅之眞白，竹之內虛外直，圓通有節，則觀草木而得吾師矣。山之鎮重，川之委曲，而直石之堅貞，淵之涵蓄，土之渾厚，火之光明，金之剛健，則觀五行而得吾師矣。鑑之明，衡之直，權之通變，量之有容，槩之平，度之能較短長，籥之卷舒，蓋之張弛，網之綱紀，

機之經綸。則觀雜物而得吾師矣。嗟夫。能自得師。則盈天地間皆師也。不然。堯舜自堯舜。朱均自朱均耳。
先生之語人也切矣。以愚論之。易經六十四卦。皆以天地萬物爲師。蓋人之德性。天地之所賦。而萬物之所同稟也。夫子於大衆傳固舉一隅矣。然惟成德之士乃能之。非所以教初學也。學者先要立一箇主善爲師之志。於每日待人接物時。見一件好事不放過。聞一句好話不放過。下至執轡之士。可以咨道路之短長。負販之人。可以詢物價之貴賤。則零星合整。無非上聖之經綸。融治貫通。俱是六經之芳潤矣。

存養

心要實。又要虛。無物之謂虛。無妄之謂實。惟虛故實。惟實故虛。心要小。又要大。大其心。能體天下之物。小其心。不償天下之事。

心要如天平。稱物時物忙而衡不忙。物去時卽懸空在此。只恁靜虛中正。何等自在。

常使精神在心目間。便有主。而不眩於客感之交。只一昏昏。便是胡亂應酬。豈無偶合。終非心上經歷過。竟無長進。譬之夢食。豈能飽哉。

人生在天地間。無日不動念。就有箇動念底道理。無日不說話。就有箇說話底道理。無日不處事。就有箇處事底道理。無日不接人。就有箇接人底道理。無日不理物。就有箇理物底道理。以至怨怒笑歌。傷悲感歎。顧盼指示。咳嗽涕洟。隱微委曲。造次顚沛。疾病危亡。莫不各有道理。只是時時體認。件件講求。細行小物。尙求合則。彝倫大節。豈可踰閑。故始自垂髫。終於屬纊。持一箇自強不息之心。通乎晝夜。要之於純一不己之地。忘乎死生。此還本歸全之道。戴天履地之宜。不然。恣情縱意。而各求遂其所欲。凡有知覺運動者。皆然。無取於萬物之靈矣。或曰。有要乎。曰。有其要。只在存心。心何以存。曰。只在主靜。只靜了千酬萬應。

都在道地上。事事不錯。

存心致知。原不容偏廢。但存心可以該致知。而致知不可以該存心。故曰。學問之道。求其放心而已。以主敬爲靜。更有下手處。

心放不放。要在邪正上說。不在出入上說。且如高臥山林。遊心廊廟。身處衰世。夢想唐虞。遊子思親。貞婦懷夫。這箇是放心否。若不論邪正。只較出入。卻是禪定之學。

君子思不出其位。君子素其位而行。還位字若看得活。顏子問爲邦。陋巷而具王佐之才。孔子作春秋。匹夫而行天子之事。此方是素貧賤行乎貧賤。

口有慣言。身有誤動。皆不存心之故也。故君子未事前定。當事凝一。識所不逮。力所不能。雖過無媿心矣。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殞身者。惟理義之悅我心。卻步步是安樂境。

不存心者。見不出自家不是。只於動靜語默。接物應事時。件件想一想。便見渾身都是過失。須動合天則。然後爲是。如何疎忽得一時。學者思之。

種豆其苗必豆。種瓜其苗必瓜。未有所存如是。而所發不如是者。心本人欲。而事欲天理。心本邪曲。而言欲正直。其將能乎。是以君子慎其所存。所存是種。種皆是所存。非種種皆非。未有分毫爽者。

過差遺忘。只是昏忽。昏忽只是不敬。若小心慎密。自無過差遺忘之病。孔子曰。敬事。樊遲粗鄙。告之曰。執事敬。子張意廣。告之曰。無小大。無敢慢。今人只是懶散。過差遺忘。安得不多。

吾輩所欠。只是涵養不純不定。故言則矢口。所發不當事。不循物。不宜人。事則恣意。所行或太過。或不及。或悖理。若涵養得定。如熟視正鵠。而後開弓。矢矢中的。細量分寸。而後投針。處處中穴。此是真正體驗實。

用工夫總來只是箇沈靜。沈靜了發出來，件件都是天則。

手容恭，足容重，頭容直，口容止，坐如尸，立如齋。儼若目無狂視，耳無傾聽，此外景也。外景是整齊嚴肅，內景是齋莊中正，未有不整齊嚴肅而能齋莊中正者。故檢束五官百體，只爲收攝此心。

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聖人教人，先從有形有象處做起，蓋内外交養，乃爲敦用之全功。然能檢束五官百體者，究在乎心。故曰：先立其大者，則小者不能奪也。

無屋漏工夫，做不得宇宙事業。

當急遽冗雜時，只不動火，則神有餘而不勞，事從容而就理。一動火，種種都不濟。

沈靜非緘默之謂也。意淵涵而能閑正，此謂真沈靜。雖終日言語，或千軍萬馬中相攻擊，或稠人廣衆中應繁劇，不害其爲沈靜。神定故也。一有飛揚動擾之意，雖端坐終日，寂無一語，而色貌自浮，或意雖不飛，揚動擾而昏昏欲睡，皆不得謂沈靜。真沈靜底，自是惺惺，包一段全副精神在裏。

余平生處人處事，激切之病，十居其九。一向在這裏克，只恁消磨不去。始知不美之質，變化甚難。而況以無恆之志，不深之養，如何能變化得？若志定而養深，便是下愚，也移得一半。

甯耐是思事第一法。安詳是處事第一法。謙退是保身第一法。涵容是處人第一法。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，是養心第一法。

天下之物，紆徐柔和者多長，迫切躁急者多短。故烈風驟雨，無崇朝之威；暴漲狂瀾，無三日之勢。催促調，非百板之聲；疾策緊銜，非千里之轡。人生壽夭禍福，無不皆然。偏急者可以思矣。

心平氣和。此四字非涵養不能。做工夫只在箇定火。火定則百物兼照。萬事得理。水明而火昏。靜屬水。動屬火。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。及其甦定。渾不能記。甦定者。水澄清而火熄也。故人非火不生。非火不死。非火不濟。非火不敗。惟君子善處火。故身安而德滋。

離之象詞。畜牝牛吉。離火也。其德剛烈而光明。牛則順矣。牝牛則順而又順矣。順而又順。聖人非示人以定火之旨與。

以激而發者。必以無激而廢。此不自涵養中來。算不得有根本底學者。涵養中人。遇當爲之事。求得不陡。若懶若遲。持得甚堅。不移不歇。彼攘臂抵掌而任天下之事。難說不是義氣。畢竟判盡頭處不全美。萬金之賈貨。雖不售。不憂。販夫閉門數日。則愁苦不任矣。凡不見知而慍。不見是而悶。皆中淺狹而養不厚者也。

平居時有心。訥言還容易。何也。有意收斂故耳。只是當喜怒哀憎時。發當其可。無一厭人語。才見涵養。善人無邪夢。夢是心上有底。男不夢生子。女不夢娶妻。念不及也。只到夢境。都是道理上做。這便有許大工夫。許大造詣。

沈文憲公曰。晝卜諸妻子。夜卜諸夢寐。陸放翁詩。家貧占力量。夜夢驗工夫。人生百年。寢居其半。則晝之所爲。與夜之所夢。常相等矣。此應是學者考驗中大節目。

進德莫如不苟。不苟先要箇耐煩。今人只爲有躁心。而不耐煩。故一切苟且。卒至破大防而不顧。棄大義而不爲。其始皆起於一念之苟也。

人人各有一句終身用之不盡者。但在存心著力。而或問之曰。只是對症之藥。便是。如子張只消得存誠。

二字宰我只消得憇情二字。子路只消得擇善二字。子夏只消得見大二字。
有病卽有藥。知病卽是藥。存心著力四字。卽無價之藥。而無名之醫也。節錄補遺云。

呂語集粹卷二

省克

每日默檢。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。自氣質上發出。自習識上發出。自物欲上發出。如此省察。久久自識得本來面目。初學最要如此。

少年只要想我見在幹得甚麼事。到頭成箇甚麼人。這便有多少恨心。多少愧汗。如何放得自家過。語云。縱欲忘身。忘之一字。最宜體玩。昏不醒。記謂之忘。欲迷而不悟。情勝而不顧也。夜氣清明時。都一分曉。著迷處。便思不起。沈溺者。可以返矣。

孟子無爲其所不爲。無欲其所不欲。全在思不起時上著力。易言望慾。朱子謂用道理塞住他。如船漏水入。須用物塞其空處。

或問雞鳴而起。若未接物。如何爲善。程子曰。只主於敬便是善。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。何思何慮。聖人以下。睡覺時。合下便動箇念頭。或昨日已行事。或今日當行事。便來心上。只看這念頭如何。若一念自好處。想便是舜邊人。若一念向不好處想。便是瞽邊人。若念中是善。而本意卻有所爲。這又是舜中瞽。漸來漸去。還向瞽邊去矣。此是務頭工夫。此時克己。更覺容易。點檢更覺精明。所謂去惡在纖微。持善在根本也。

劉哉山先生紀過格。一曰微過。獨知主之。二曰隱過。七情主之。三曰顯過。九容主之。四曰大過。五倫主之。五曰蓋過。自行主之。六曰成過。爲衆惡門。以克念終焉。微過去無過之地。所爭不能毫釐。而其究甚大。工夫吃緊在微處得力。落一格轉粗一格。工夫彌難。去道彌遠矣。